

漢字粵音誤讀的成因與對策

劉殿爵

本港學生中文程度下降有日益嚴重的趨勢。最令人困擾的是漢字字音的誤讀，可說已經快要達到無可救藥的田地，原有的誤讀還未能矯正，又有新的誤讀崛起，令人有改不勝改，不如聽其自然的感覺。要矯正漢字的誤讀，首先要明白漢字的性質，及它在漢語中扮演的角色。顧名思義，漢字是用來書寫漢語的文字。所有語言都有兩個因素：聲音與意義。在利用語言相互溝通時，只要有這兩個因素便可以達到目的了。除非為了留下一個記錄，或者原來就用書寫符號的書籍文件，否則文字可以不用。意義與聲音關係直接，而文字只是用來代替語音的符號。原來用耳朵去接收語音的信號，現在是用眼代耳去接收標出語音的文字。不同的語音傳送不同的意義信號，因此文字要傳達意義，讀音非準確不可。做不到這一點，便往往要引起溝通上的誤解。就是為了這個原故，我們在讀音上不能馬虎。

要知道一個字的「正讀」有兩個方法，一個方法是問老師，另一個方法是查韻書字典。跟老師學字音最直接，但在讀音上似乎連老師也愈來愈沒有把握。至於韻書字典，注音的方法不是中小學生所能容易掌握的，因為韻書注音用的是反切，而反切系統相當複雜，因此不是一般人所能全面掌握。這並不是古人故弄玄虛，而是漢字不適宜於用作標音。

各位大概都看過李汝珍的《鏡花緣》吧？唐敖等一行人到了一個叫做「岐舌國」的國家。「岐舌國」的人都精通音韻學這一門艱深的學問，為了不讓這學問外流，國家明令禁止洩漏給外國人，違法者處以嚴刑。「岐舌國」王子墮馬重傷，唐敖等無意中把他治愈了。國王願意以奇珍異寶報答他們，唐敖很想得到音韻學知識，知道機會難得，硬是不肯接受。後來幾經往返磋商，國王才答應把韻書抄出幾頁來送給他。這幾頁書的內容要是給慣用拼音文字的小孩看大概不會覺得太難懂。可是在不懂拼音文字的人眼裡，簡直是極為深奧的學問。從這故事我們可以知道，拼音的道理單靠非拼音文字去理解是很難成功的。我們中國人就因為用的是非拼音文字，所以不知吃了多大的虧。

字典所用的注音字母要比韻書所用的反切晚出得多，而粵音注音字母又要比國語或普通話的注音字母晚出。民國初年開始推行國語統一運動，民國七年，由教育

部公布統一標音的注音字母；民國十七年，大學院又公布國語羅馬字母為國音字母第二式，到現在已差不多八十年了。加以《國語詞典》簡本30年代便出版，這是《現代漢語詞典》的前身，而《現代漢語詞典》今日仍不斷修訂、重版，說普通話的人用慣了這本詞典，對拼音字母不會覺得太陌生，說方言的人就沒有這麼幸運。1938年黃錫凌出版了《粵音韻彙》，這才有一本正式注出粵音的字書，但注音用的是國際音標。西方語言用國際音標來標音已成慣例，但我們對國際音標卻仍舊停滯在似懂不懂的階段。如果國際音標早就普及，則在黃錫凌《粵音韻彙》出版後的六十年間，誤讀局面不至於惡化到今日的地步。

學生要學字音，老師、韻書字典既然都不一定管用，那只有另想辦法。中國文字雖然並非標音文字，但也不是全無標音成分。漢字大部分都是形聲字，有所謂聲符。聲符一般標出與聲符相近的聲音，遇上不懂讀音的字時，往往可以從聲符得到一些線索。造字時，聲符的聲音與聲符所構成的字，字音還很接近，因此可以起標音的作用。但字（包括本身就是聲符的字）音隨著時代逐漸轉變，大多數的字音與聲符距離愈來愈遠，以至失去標音的作用。舉一個淺顯的例來說明這一點。江河的「江」字，聲符是「工」。但在今天的粵音「江」字讀「剛」，「工」字讀「公」，相差已經夠遠。但在普通話「江」字的音再一變成為jiāng，那和「工」可說再拉不上關係了。

再舉一個大家都常常聽到的誤讀為例。電視廣告中，「骨骼疏鬆」往往讀成「骨『絡』疏鬆」，因為面對著「骨」旁一個「各」的字很可能不知怎樣讀才對。一般人都會希望從「各」得聲的其他字看出一點線索來。等到把自己所認識的這類字都寫下來才知道從「各」字得聲的字有種種的讀音。「各」字本身讀「各」，「門」旁的（閤）也讀「各」。「心」旁的（恪）讀「確」，「水」旁的（洛）「糸」旁的（絡）都讀lok，「艸」頭的（落）讀lok，「木」旁的（格）讀「革」，「頁」旁的（額）則讀ŋak。從同一聲符得聲的字可以有這麼多不同的讀音，我們又怎能怪責誤讀「骨骼」為「骨『絡』」的人呢？

上面所說的尋求正音的三種方法：反切、音標和聲符，用起來都有困難，而一般人用得最多的是聲符，但聲符卻最不可靠。此外還有種種情況很容易導致誤讀，現在略舉一二例子。

第一，有些地方牽涉假借字。例如「創」字。這個字有兩個讀音：「創始」讀「『闖』（tsɔŋ）始」，「創傷」讀「『倉』（tsɔŋ）傷」。兩個讀音和兩個意義分別配搭。近來「創」字愈來愈多人只讀「闖」，「創始」讀「闖」，「創傷」也

讀「闖」。如果只是一個「創」字的問題，兩個意義不同的兩音合併為一音，或者可以接受，但「創」字的問題還牽涉到假借字。「創傷」的「創」字在一些詞例如「金瘡藥」的「瘡」也可以寫「創」。我想即使把「創傷」讀成「『闖』傷」的人也不會把「金創藥」念成「金『闖』藥」罷。

第二，另一類例子牽涉詞性的問題。有一些字，既可用作名詞又可用作動詞，但在讀音上是有區別的。例如「冠」字。現在很多人，包括醫學界人士，都把「冠狀動脈」的「冠」念成「灌」，不知「冠狀」是「皇冠的形狀」，「冠」是名詞，念平聲；念去聲的是「冠軍」的「冠」，是「排榜首」的意思。

第三，有一些連自己犯錯了也不知道的誤讀更難矯正。現在舉一種很特殊的誤讀為例。說粵語的人有很多在發聲上不辨l與n，這錯誤幾乎是人人都可能「染」上的，因為誤讀的傳播，有似於病毒，只要是很多人不分的音，在這個語言環境長大的人也就不分，因為他不知道許多人分音的事實上還是該分的。例如「男人」的「男」字和「藍色」的「藍」字原來是不同的。「男人」的「男」念₁nam，是n發聲；「藍色」的「藍」字念₁lam，是l發聲的。說粵語的人一部分區別l和n，一部分則混淆不分。一個小孩如果在l、n不分的語言環境長大，不論他生來會不會分別，也一定不分，因為他不會感到有區別的必要。這樣的人要矯正這毛病，就得把口裡常用的l和n發聲的字審辨清楚，那個字該讀l，那個字該讀n，然後逐一改正過來。我翻檢了一下黃錫凌的《粵音韻彙》，裡面收有大概八百多個l、n發聲的字，要全部讀音改正，不知要花多少時間、精力。能努力到底，不半途又廢的恐怕不會太多罷。

上面提過「假借字」。「假借字」是拿一個字去代替另一個詞語中同音的字，比如「屈伸」的「伸」不寫「屈伸」的「伸」而寫「人而無信」的「信」。「信」字可以借作「伸」字用，是因為兩個字字音相同。清人在假借字的研究上成績超越前人。王引之對字音、字義有精闢的見解，他在《經義述聞》序文裡說：「訓詁之旨存乎聲音。」用今日的話說，就是意義是由聲音傳送的。王氏是明白意義的傳送是通過文字的聲音而不是通過文字的形狀的。從他的話，我們可以得到啟發。既然意義的傳送是通過聲音，要求字音只能向詞去求，不能向字形去求。我們平常對「誤讀」作如下的理解：例如我們說「重『滔』覆轍」，錯誤在於把足旁的「蹈」字誤認作水旁的「滔」字，所以誤讀為「滔」。現在讓我們換一個看法：我們口頭有一個四音節的話——「重蹈覆轍」。我們把這話說成「重『滔』覆轍」是誤用「滔」('tou)這音節代替了「蹈」(_dou)那個音節。兩種說法不同之處是第一

種說法就漢字來說明誤讀；而第二種說法是不用漢字，只用句中的音節即可解釋誤讀的原因。第二種說法說明熟記詞語對矯正誤讀幫助極大。即使不知漢字怎麼寫也能夠不誤讀語音。也就是說，即使不認識字、不知「蹈」字和「滔」字如何寫法，在聲音層次上也不會背錯「重蹈覆轍」這句成語。

上面說過漢字誤讀是四五十年前開始，到今天成為愈來愈嚴重的問題。原因何在，值得我們探討。香港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仍然沒有出現嚴重的讀音問題，不論受過教育或是沒有受過教育的人都不大會讀錯日常詞語。這是因為在穩定的語言環境中，一般人受的是同一環境的影響，而穩定語言的因素是教育。直至二三十年代，小孩大多數都上私塾。私塾的老師肚裡都最少有一套四書，學問好的還會背誦十三經的一部分，這樣日常用的字都不至於念錯。我上面提到學生因為不懂反切而不能從字典查出字音，這不會造成問題，因為有老師可問。字音的教授憑口耳相傳，這是最可靠的方法。到了新式中小學設立，私塾式微，問題就出現了。老師所受的訓練，與私塾老師受的訓練很不相同。新學堂的老師可能比私塾老師知道多一點新學問，但字音的知識則有所不如。最嚴重的是學校的老師學生一樣未必懂反切，遇見不認識的字，只好從字形去猜。這是重要的改變。從前用的是「口耳相傳」的方法，現在以目代耳，就往往靠不住。我上面說過，語言主要是聲音意義，所以「口耳相傳」的教學法最為合適。以目代耳就把重點移到不會發聲的文字上。如果這文字是非標音文字，學習時發音就要出問題。日子久了，聲音的問題便從文字的誤讀進一步成為聲音的錯誤。到了這個地步，問題已經不是簡單矯正讀音就能收效的了。

有沒有可以克服誤讀的對策呢？即使有，施行起來也不會容易。首先，學生要儘早掌握正讀。但困難的是如果老師們對正讀的教授都沒有把握，那怎麼辦呢？只好利用字典。用字典也有困難，傳統注音字典用反切，近年出版的字典用音標，而學生能用反切或音標的都不多。幸而隨著科技的躍進，現在可以用有聲字典，甚至用多功能的有聲字典。從前需要大批懂正讀的老師，現在將注音字典錄了音化為有聲字典，學生人手一部，查字音的困難就可以迎刃而解。

上面還提出過一個問題要解決的，就是誤讀的習慣。一個人年紀愈大，誤讀的字愈多，習慣也愈頑固，只憑查字典，即使是有聲字典，也未必能奏效。最好的方法似乎是提早訓練，小學生初學認字時便讓他養成查字典的習慣，不是到養成誤讀的習慣後再加以矯正，而是根本不給他機會養成誤讀的習慣。等到小孩子一代成長了即可提供一個正讀的語言環境，以代誤讀充斥的局面。

要編成一本大家都能接受的正讀字典大概也不容易。對一個字的讀音，不同人會有不同意見，用甚麼方法去審定標準讀音呢？最好的方法是邀請有這方面專門知識的學者成立一個正音委員會來決定。普通話似乎就有這樣的一個審音委員會，如果是的話，粵音也未嘗不可效法。語言是社會溝通的重要工具，如果我們要接受一個共同標準才能維持這工具的功用，這是值得的。在誤讀日益惡化的情況下，我們愈拖延，對策愈不容易收效。所以漢字誤讀問題的處理，應該看作當前急務。

今天我們聚集在這裡要慶祝《古典精華》的出版，所以現在回到主題上來。許多人都覺得《古典精華》所選的文章都應該熟讀或背誦，因為這樣做對學寫文章有益處。我現在建議，讀《古典精華》不但要背誦裡面的好文章，還要多記文章裡面所用的詞語和習用語，因為這樣可以幫助我們把字音牢牢記住。黃錫凌《粵音韻彙》如果可以說有不足之處，就是收字時幾乎全不收用例。黃氏的書大概是字彙，格於體例，不能不如此。如果今天要編一本新《粵音韻彙》一定要多收用例。在這一點上何文匯博士和朱國藩博士合編的《粵音正讀字彙》在收用例方面要比黃錫凌進步。

